

从完全依附到有限自主

——非洲法郎区的历史演变与存续逻辑*

夏 苒 若 徐 薇

内容提要 自殖民时代以来，非洲法郎区经济模式经历了从完全依附到有限自主的转型，其演变过程展现出变革动力与结构性阻力并存的特征。非洲法郎区最初作为殖民体系下的货币安排，具有鲜明的依附性特征。随着非洲独立运动兴起、冷战格局演变以及欧洲一体化推进，非洲国家通过一系列主动调整逐步削弱对法国的单向依赖，增强了主体性。然而，法郎区体系并未因此解体，其存续背后体现出双重逻辑：客观层面，法国的战略布局、制度惯性以及成员国间的协调困境，共同构成难以突破的结构性壁垒；主观层面，出于追求经济稳定、规避转型风险以及维护精英利益的考量，法郎区各国主动选择维持当前有限自主的平衡状态。基于此，本文从思想、制度、技术与战略层面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主张在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下，逐步降低对外依赖，探索一条风险可控的自主发展路径。这种稳中求变的转型模式，为全球南方国家在现实约束条件下争取国家自主性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 非洲法郎区 新殖民主义 法非关系 全球南方

作者简介 夏苒若，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金华 321004）；徐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金华 321004）。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非洲传统领袖复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3BMZ167）、2026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军人才培养课题（26QNYC010ZD）、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025年研究生科研项目（ZSWY2025BS08）的阶段性成果。

非洲法郎区^①的历史演变深刻映射出非洲国家在殖民遗产与自主发展之间复杂博弈过程。早期非洲法郎区作为法国控制其非洲势力范围的核心工具，通过货币挂钩与外汇托管机制，确立了典型的依附性发展模式。然而，随着非洲独立运动兴起与国际格局演变，非洲法郎区国家通过制度博弈争取货币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单向度的殖民控制，实现由完全依附向有限自主的转型。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非洲国家“二次觉醒”^②，探求非洲法郎区的自主发展路径显得尤为迫切。这不仅关系到15个非洲国家的经济主权，也被视为后殖民时代全球南方国家在不对称国际体系中探索自主性的关键实践。

作为全球唯一延续至今的殖民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的特殊性引发学界关注。除对法郎区历史形成与运作机制的探究外，^③既有研究主要呈现出三种视角：一是政治学视角，多立足于批判法国霸权，将法郎区视为新殖民主义的工具；^④二是经济学视角，侧重于运用计量实证方法，对比考察法郎区与非法郎区国家在通胀、增长等宏观指标上的差异，然而受样本

① 非洲法郎区涵盖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EMOA）、中非经济货币共同体（CEMAC）及科摩罗。其中，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与中非经济货币共同体分别流通西非法郎（XOF）与中非法郎（XAF），两者均与欧元挂钩，而且制度架构与运行机制高度同构。鉴于科摩罗法郎（KMF）在货币体系与汇率机制上的独立性，本文中的非洲法郎（Franc CFA）特指西非法郎与中非法郎。

② “一次觉醒”是指非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追求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斗争，当前的“二次觉醒”是非洲对自身发展模式的反思，主要体现为要求收回本土经济主权。参见刘海方等：《非洲正在经历“二次觉醒”》，《世界知识》2024年第18期，第20—21页。

③ 陶陶、张忠祥：《西非法郎改革：进展、挑战与前景》，《西亚非洲》2023年第6期，第97—117页；张廷良、木泽姆：《非洲法郎区的演进及运行机制》，《西亚非洲》2003年第2期，第47—52页；Nicolas Agbohoun, *Le Franc CFA et l' Euro Contre l' Afrique*, Éditions Solidarité Mondiale, 1999.

④ Susan Strang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World Politics*, Vol. 23, No. 2, 1971, p. 217; Benjamin J. Cohen, “Beyond EMU: The Problem of Sustainability,”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5, No. 2, 1993, pp. 187—203; 刘念、赵晨：《有韧性的货币霸权：法郎区何以运转至今？》，《欧洲研究》2025年第2期，第105—132页。

选择与模型设定的影响, 相关研究结论往往存在分歧;^① 三是中非合作视角, 中国学界多侧重于政策导向与务实合作, 旨在探寻法郎区制度约束下中国与相关国家深化经贸关系的有效路径与策略。^② 综上所述, 现有研究虽已覆盖历史机制、霸权批判及经济绩效等多个维度, 但对于非洲法郎区国家在有限自主状态下仍选择维持与法国货币合作的深层动因尚缺乏系统性考察。本文在梳理非洲法郎区历史演变的基础上, 试图剖析其体系存续的根本逻辑, 并探究法郎区国家在权力结构失衡的国际体系下, 如何通过有限自主应对适应性发展的历史困境与现实选择。

非洲法郎区的历史演变

非洲法郎区的历史变迁深刻折射出其成员国主体意识逐步增强及内在变革动力演进。作为由法国前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货币联盟, 非洲法郎区目前涵盖 15 个国家, 在地理与行政层面划分为西非货币联盟与中非货币联盟, 分别由西非国家中央银行 (BCEAO) 和中非国家银行 (BEAC) 负责管理。前者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等 8 国, 后者囊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 (布) 等 6 国。作为全球现存唯一的殖民货币体系, 其历史演进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 大体经历了四个关键阶段。

-
- ① Florence Bouvet, Roy Bower and Jason C Jones, "Currency Devaluation as a Source of Growth in Africa: A Synthetic Control Approach,"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Vol. 48, No. 3, 2022, pp. 367 – 389; Ibrahim Elbadawi and Nader Majd,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under a Fixed Exchange R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FA Zone," *World Development*, Vol. 24, No. 5, 1996, pp. 939 – 951; Patrick Guillaumont and Sylviane Guillaumont Jeanneney, "La Zone Franc en Perspective," *Revue D'économie du Développement*, Vol. 25, No. 2, 2017, pp. 5 – 40; 石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现实选择》,《经济研究参考》2008 年第 11 期, 第 58—63 页。
- ② 李浠:《畅通中非合作中的汇兑渠道》,《中国金融》2024 年第 20 期, 第 74—75 页; 徐奇渊、杨盼盼、肖立晟:《“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建设: 中国如何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评论》2017 年第 5 期, 第 134 页; 林海:《深化中国与非洲法郎区国家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分析》,《金融与经济》2012 年第 8 期, 第 29—32 页; 祝小兵:《非洲货币合作模式及其影响》,《生产力研究》2008 年第 13 期, 第 45 页。

（一）非洲法属殖民地完全依附阶段（20 世纪 30 年代—1958 年）

非洲货币体系原本具有自主演进的内在轨迹，却在 19 世纪末被欧洲列强殖民扩张强行阻断。为巩固殖民统治并整合殖民地经济，法国当局强制废除非洲原生货币，引入法郎作为纳税、贸易结算及资本流动的唯一法定媒介，从而确立其在殖民地的货币垄断地位。

20 世纪 30 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与金本位制崩溃重创法国经济，致使其外汇枯竭、通胀加剧。为转嫁危机并应对英美在海外市场的激烈竞争，法国于 1939 年正式建立法郎区，通过设置排他性的货币壁垒，将殖民地市场与宗主国经济深度绑定，这成为法国在危机时期汲取资源并维持大国地位的关键工具。^① 二战结束后，为加速战后重建并固化殖民利益，法国于 1945 年正式创设“非洲法兰西殖民地法郎”（简称“非洲法郎”），通过确立与法国法郎的固定汇率及无限兑换保证，正式构建起依附性发展的货币架构。^② 在此阶段，非洲法郎区国家的货币政策完全服从于法国的宏观经济需求，货币政策独立性几乎被完全剥夺。^③

（二）后殖民时期的制度调整与自主性萌芽阶段（1958—1970 年）

20 世纪 60 年代，面对非洲大陆不可逆转的去殖民化浪潮，法国为维护其地缘经济利益，逐步转向一种更为隐蔽且更具适应性的“新殖民主义”策略，旨在通过与即将独立的非洲国家签署一系列双边合作协议，将它们继续锁定在法郎区体系之内。作为交换，法国承诺为其提供货币稳定性担保。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代非洲政治精英大多在法国接受教育，并与法国政商界保持密切联系，出于巩固新生政权和获取经济援助的现实考

① 张宏明：《法郎区剖析》，《世界经济》1988 年第 10 期，第 53 页。

② N Van de Walle, “The Decline of the Franc Zone: Monetary Politics in Francophone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 90, No. 360, 1991, pp. 383 – 405.

③ Ian Taylor, “France à Fric: the CFA Zone in Africa and Neocolonial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0, No. 6, 2019, pp. 1064 – 1088.

量，他们成为这一系列协议的主要签署者与维护者。^①

在此阶段，非洲法郎体系经历了形式层面的本土化改造。原非洲法兰西殖民地法郎被重新命名：在西非更名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在中非更名为中非金融合作法郎。尽管名称更迭在表面上赋予其区域属性，但依附性的核心运行机制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续维持与法国法郎的固定汇率；二是法国财政部通过“业务账户”机制，强制要求法郎区国家上缴大部分外汇储备；三是法国通过向非洲两大中央银行董事会派驻代表，长期掌握对区域货币政策事实上的否决权。^②

总体而言，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尽管非洲法郎区国家的主体意识开始萌芽，并试图通过建立多层次的制度网络争取话语权，但这种努力并未撼动依附性发展的结构性根基。法国通过精密的制度设计，将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有效吸纳进以巴黎为中心的经济引力圈。虽然这一安排在短期内为区域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但高度不对称的权力结构通过剥夺法郎区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外汇自主支配权，深刻制约了它们的经济主权，并在事实上锁定了其后续发展路径的依附属性。

（三）非洲法郎区的依附调整与自主性博弈阶段（1970 年—21 世纪初）

在全球秩序重塑与国际格局变动的背景下，非洲法郎区开启了一段艰难的去依附性进程。这一阶段呈现出明显的反复性特征，主要体现为政治话语权的有限调整与经济依附性加深之间的张力。

第一，政策层面有限松绑。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为在美苏争霸格局下维持法国的独立自主与大国地位，推行更具包容性的对非合作战略，试图通过强化与第三世界的联系以

① Ndong Samba Sylla, “Moving Forward to African Monetary Integration,” *Africa Development/Afrique et Développement*, Vol. 45, No. 2, 2020, pp. 39 – 58.

② Fanny Pigeaud and Ndong Samba Sylla, *Africa’s Last Colonial Currency The CFA Franc Story*, Pluto Books, 2021.

平衡两极格局，这一战略转向为法郎区国家提供了重新谈判的制度窗口。^① 1973—1975 年，通过一系列协议修订，法国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包括正式退出西非货币联盟部长理事会、大幅削减其在非洲央行董事会中的席位，^② 并将中非国家银行与西非国家中央银行总部从巴黎分别迁回雅温得和达喀尔。^③ 这些举措在形式上强化了非洲国家对区域金融机构的物理控制，并在象征意义上削弱了宗主国的直接行政干预。

第二，币值层面剧烈震荡。相较于制度层面的温和博弈，经济维度上所承受的冲击显得更为直接而深刻。冷战结束后，随着非洲在地缘战略上的地位边缘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将援助与政治治理挂钩，导致许多法语非洲国家陷入政治动荡与经济衰退的双重困境。^④ 在债务危机与西方高利率政策的双重挤压下，非洲法郎区国家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性调整方案。^⑤ 1994 年 1 月，法郎区遭遇历史性的“黑色时刻”，非洲法郎对法国法郎的汇率从 50:1 一次性贬值至 100:1，贬值幅度高达 50%，这是自 1948 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大幅贬值。^⑥ 尽管此次调整在理论上被包装为提升出口竞争力的手段，但其实质后果是推高了进口成本，进一步加深非洲国家对外部援助及西方市场的结构性依赖，同时引发民众对法郎区货币稳定承诺的信任危机。

（四）深化自主发展与地缘政治重构阶段（21 世纪初至今）

进入 21 世纪，在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化及非洲内部泛非主义思潮高涨

-
- ① Douglas Johnson, "Memoirs of Hope. Renewal 1958 - 62. Endeavour 1962,"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8, No. 3, 1972, pp. 490 - 491.
- ② Guy Martin, "The Franc Zone, Under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in Francophone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8, No. 1, 1986, pp. 205 - 235.
- ③ 郭华：《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路径探析》，《西亚非洲》2007 年第 2 期，第 42—46 页。
- ④ Jean - François Bayart, *The State in Africa: The Politics of the Belly*, Polity Press, 2009.
- ⑤ 马汉智：《美新自由主义对非洲发展政策及其影响》，《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69 页。
- ⑥ Bedi Guy Herve Drama, "The Effects of Real Exchange Rate on Trade Balance in Cote D'Ivoire: Evidence from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Error - Correction Models," 2010, <https://mpr.ub.uni-muenchen.de/21810/>, accessed August 18, 2025.

的背景下，非洲法郎区的运作模式面临合法性挑战。2000 年欧元正式取代法国法郎成为区域锚货币，法国转而通过欧元与非洲法郎维持固定汇率机制，由此其传统主导权开始松动。^①与此同时，非洲学界与民间社会对法郎区的批评日益强烈，普遍将其视为制约经济主权与民主化进程的障碍。^② 民调数据显示，多数多哥民众认为非洲法郎主要服务于法国利益，并主张予以取消。^③ 在上述压力下，西非法郎区率先启动改革进程，2019 年计划推出名为“埃科”（Eco）的新货币，旨在最终取代西非法郎。同年 12 月，西非国家中央银行与法国达成改革协议，取消外汇储备集中存储要求，并由此促成法国代表退出该行董事会。这在制度层面标志着法国对西非货币政策直接干预的终结。然而受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波动影响，新货币埃科的发行计划被推迟至 2027 年，反映出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面临的现实迟滞。与西非法郎区积极改革形成对比的是，中非法郎区迄今尚未采取实质性改革行动。^④

相较于制度内的温和调整，萨赫勒地区经历的地缘政治变动更为剧烈。自 2020 年起，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相继发生政权更迭，并于 2023 年 9 月共同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2024 年 1 月，三国宣布退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在对外关系层面，萨赫勒国家联盟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战略调整，主动终止与法国在军事及经济领域的传统合作协定。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后殖民时代长期存在的依附关系，并引发地区地缘政治格局重组。乍得、塞内加尔等国随后也开始重新评估对法关系，显示出法

① 《二战后美国对法非关系的影响》，《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23 年 11 月第 1 期，第 2—13 页，https://iias.tsinghua.edu.cn/fj/qydt/shlynfzdz/qydt_shlynfz_2023_11_d1.pdf，访问日期：2025 年 8 月 21 日。

② Fanny Pigeaud and Ndongo Samba Sylla, *Africa's Last Colonial Currency The CFA Franc Story*.

③ Emeka C. Iloh, Osimen, Goddy Uwa and Okafor, Uzodinma Chukwuemeka, "The Africa We Want or the Africa We were Given? Interrogating the African Economic Community and the Challenges of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West Afric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Vol. 3, No. 1, 2022, pp. 341 – 361.

④ Toussaint Armel Bakala, "The Franc CFA and the Bank of Central African States: For or Against the Status Quo?"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2, No. 3, 2024, pp. 340 – 359.

国对法郎区国家的传统控制力正在减弱。

总体而言，非洲法郎区的历史演变呈现出由完全依附向有限自主转型的趋势。尽管非洲国家通过谈判与脱钩等方式试图削弱法国影响力，但该体系仍具有显著的制度韧性。无论是埃科改革进程的反复，还是萨赫勒国家面临的外部制裁压力，均揭示出自主性扩大并未彻底消除依附性，而是使其转化为更为隐蔽的结构性控制。

非洲法郎区的留存动因

非洲法郎区目前所呈现的有限自主状态，本质上是殖民时代权力结构的延续，这种根本性的结构制约构成区域内各国谋求自主发展的深层障碍。法郎区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一方面受制于国际博弈格局、制度惯性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内部差异，另一方面也源于非洲各国对经济稳定、风险规避以及精英利益维护的现实考量。从本质上看，这是法国战略布局与非洲国家利益权衡之间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因此，法郎区的留存并非相关国家被动接受，而是它们在特定条件下作出的阶段性选择。

（一）非洲法郎区留存的客观动因

法郎区的客观存续体现为一种结构性锁定效应，其动力机制主要源于三个维度的现实逻辑：一是宗主国出于地缘政治与经济收益考量而采取的战略固守；二是货币体系内部严苛规则所形成的制度惯性；三是区域内成员国因高度异质性而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这三种力量由外及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维持法郎区现状的客观约束条件。

第一，从外部驱动力来看，法郎区是法国维护其大国地位与国家利益的重要战略工具。在经济层面，这一机制为法国提供了低风险且高回报的商业环境。历史数据显示，早在 1956 年法国商品在西非法郎区的销售利

润率就显著高于其他地区。^① 这种通过控制进出口结构和价格的运作模式，进一步确立了法郎区对法国经济的依附关系。此外，货币的可兑换性保证法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所获利润能无限制回流，不仅有助于平衡法国的公共账户赤字，也使非洲国家持续成为其重要的外汇来源。这种经济捆绑进一步转化为政治与地缘影响力，在联合国等国际舞台上，法国往往能借助法郎区国家获得协同支持，放大其国际话语权。^② 同时，法郎区作为独特的战略资产，帮助法国有效抵御了历史上其他文化力量的渗透，^③ 并在当代成为其应对俄罗斯、土耳其等新兴大国在非洲影响力扩张的重要防线。

第二，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法郎区的运行规则本身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从而限制了成员国的政策自主权。这种制度性约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汇率机制的垄断，即非洲法郎与欧元实行固定挂钩，而且具体比率主要由法国主导，非洲国家缺乏调整汇率以适应本国经济周期的能力；二是货币生产环节的物理控制，即钞票印制权始终掌握在法国手中，呈现出“离岸生产”特征；三是资产管理机制的强制性，即成员国必须将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存入法国国库，从而削弱其对金融资源的自主支配权；四是决策权的渗透，即法国代表在区域央行决策层中始终保留席位，确保其对货币政策拥有直接影响力。^④ 此外，法国还通过推广语言与文化项目，在区域内持续塑造文化认同。这种软实力渗透与制度约束相互配合，共同加固了法郎区存续的制度基础。

第三，从内部视角来看，成员国之间显著的差异性及由此产生的协调困境，导致其难以形成合力推动实质性改革。这一问题在埃科货币改革受

① Osendé Afana, *L' économie de l' Ouest africain: perspectives de développement*, Maspero, 1977, pp. 89—90.

② Guy Martin, “The Franc Zone, Under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in Francophone Africa,” pp. 205 – 235.

③ Jean – François Bayart, *The State in Africa: The Politics of the Belly*, 2009.

④ Palumbo Vincenzo and Villani Chiara, “Franco vs Eco: Economic Technicisms betwee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Review*, Vol. 4, No. 4, 2021, pp. 128 – 132.

阻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试图推出统一货币以实现自主,但由于科特迪瓦等法郎区国家倾向于维持与欧元的联系,改革方案在实践中被视为法郎区的变体,因而难以获得英语区国家的信任。^①这种分歧既根源于殖民历史遗留的政治经济差异,也受制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如科特迪瓦的高增长与尼日尔的相对滞后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各国难以就统一的货币政策达成共识。^②更为严重的是,区域内持续存在的政治动荡与互信缺失,如马里政变引发的制裁风波,以及尼日利亚与科特迪瓦围绕区域主导权展开的博弈,进一步削弱了集体行动的基础,使非洲国家在面对不合理的货币体系时,难以形成统一而持续的改革诉求。

(二) 非洲法郎区留存的主观动因

如果说客观动因揭示了法郎区存续的外部结构性因素,那么主观动因则反映了非洲国家在既有约束条件下进行的理性权衡。对于许多成员国而言,留在法郎区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无奈之举,而是在经济稳定需求、制度转型风险规避以及统治精英利益最大化等多重现实因素作用下的主动选择,这种内在的实用主义逻辑构成法郎区长期维持的内部基础。

第一,从宏观经济治理来看,法郎区机制为成员国提供了一种相对稀缺的价格稳定锚,从而满足它们对经济确定性的刚性需求。通过与欧元及此前的法国法郎实行固定挂钩,法郎区建立了一套能够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制度性安全网,这一制度安排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许多非洲国家因输入性通胀而货币大幅贬值,年均通胀率超过15%,而法郎区国家的价格水平则相对平稳。^③

① 唐晓:《非洲区域一体化与中非合作的机遇和挑战》,《非洲研究》2013年第4期,第192页。

② 游滔、王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货币变革的历史背景、主要动力及挑战》,《非洲研究》2022年第2期,第74页。

③ Joshua Eli Greene, "Inflation in African Countries: General Issues and Effect on the Financial Sector," IMF Working Paper No. 89/86, 1989.

1960—2004年，非法郎区国家的平均通胀率高达 76% 以上，而法郎区国家仅为 8% 左右。^① 即便在 2000 年之后，西非法郎区国家的平均通胀率仍维持在 2% 的低位，显著低于周边国家约 10% 的水平。^② 以科特迪瓦为例，该国在 1999 年加强与欧元挂钩机制后，通胀率从 26% 的高位迅速回落至 0.7%。^③ 这种鲜明对比使法郎区机制被视为缓解经济脆弱性、维持货币信用的一种现实路径。

第二，从历史经验与制度成本来看，退出法郎区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系统性风险，这种对转型动荡的预期构成强大的路径依赖。货币制度改革是一项具有高度系统联动效应的复杂工程，历史上试图单方面推进去法郎化的国家多遭遇严峻的经济反噬。20 世纪 50 年代末，几内亚等国试图通过发行独立货币打破法国的货币垄断，并通过外汇管制转向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④ 然而，这一尝试遭到法国的强硬反制，法国切断援助和停止贸易优惠，甚至发动“宝莹行动”（Opération Persil）向几内亚输入大量假钞，直接导致几内亚货币体系崩溃。^⑤ 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贸易失衡，几内亚的贸易逆差在短短五年内激增数倍，由此长期陷入贫困泥潭。^⑥ 这种历史记忆使法郎区国家在面对退出选项时表现出高度审慎的态度，倾向于通过维持现状来规避潜在的、难以控制的转型风险。

第三，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法郎区体系与成员国统治精英的切身利益形成高度共生关系。对于统治精英而言，固定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

① Etienne B. Yehoue, “The CFA Arrangements: More Than Just an Aid Substitute?” IMF Working Paper No. 07/19, 2007.

② 陶陶、张忠祥：《西非法郎改革：进展、挑战与前景》，第 97 页。

③ Sika Bernadin Atsin, “Firm – level Responses to Monetary Union and Exchange Rate Regime: Evidence from Cote D’Ivoire and Ghana,”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2010, p. 61.

④ Waleed Hazbun, *Between Global Flows & Territorial Control: the Stat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Reterritoria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2, pp. 93 – 95.

⑤ 刘念、赵晨：《有韧性的货币霸权：法郎区何以运转至今？》，第 105 页。

⑥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9, <https://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en/371551468335935146/pdf/Monthly-operational-summary-of-Bank-and-IDA-proposed-projects-as-of-January-15-1999.pdf>, accessed August 27, 2025.

机制为其创造了一张既得利益保护网。一方面，高估的汇率使统治精英能够以较低成本消费来自欧洲的进口商品与服务，维持与其国家整体发展水平并不相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畅通的资本兑换渠道为财富跨境转移提供便利。更为关键的是，法郎区体系还是维持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稳定的重要支柱。当成员国面临财政危机时，法国往往会提供紧急资金援助，用以支付公共部门工资，从而避免社会动荡对政权稳定造成冲击。同时，该体系赋予政治领导人对信贷分配等关键经济资源的掌控权，有助于其通过恩庇网络巩固政治支持基础。因此，任何可能引发汇率波动或经济衰退的激进改革，往往因触及统治精英的权力合法性与财富安全而难以获得足够的内部推动力。^①

综上所述，非洲法郎区的存续并非简单的历史惯性，而是根植于深刻的结构性张力之中。这种张力一端是法郎区机制长期形成的制度韧性，另一端则是成员国普遍面临的不完全发展状态，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区域内国家谋求突破的现实阻力。尽管非洲法郎区国家清晰地认识到，这一殖民产物对货币主权的隐性侵蚀已成为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障碍，但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定与内部发展相对滞后的双重约束下，选择有限自主成为阶段性适应策略。这种状态折射出非洲国家在寻求自身定位时的集体困境：它们处于一种自愿的非自愿状态，既渴望打破对殖民经济的依附以确立主体性，又受制于现实能力，不得不依赖既有体系提供短期稳定。因此，未来改革的关键不在于简单的激进脱钩，而在于如何跨越能力鸿沟，将当前这种由法国主导的外部稳定逐步转化为由非洲国家主导的内部稳定，从而真正探索出符合自身实际的自主发展道路。

① N Van de Walle, "The Decline of the Franc Zone: Monetary Politics in Francophone Africa," pp. 383 – 405.

非洲法郎区的未来路径

面对非洲法郎区变革动力与结构阻力并存的复杂局面，有必要建立更具历史纵深的认知框架。需要明确的是，作为长期遭受西方殖民的地域，非洲国家试图通过彻底剥离西方要素来构建纯粹的本土发展路径，本质上是对历史进程的浪漫化想象。事实上，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殖民掠夺与压迫，在客观上充当了推动非洲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力量。因此，核心问题不在于如何激进切断历史联系，而在于非洲人民如何在认清历史遗产双重性的基础上，立足自身主体性作出理性选择，并在当代不平等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探寻务实可行的经济自主路径。

从认知与意识形态维度看，首要任务是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以辩证视角审视法郎区体系的当代价值。非洲国家独立后长期面临去殖民化与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二者在现实操作中往往呈现出深刻矛盾：若完全割裂殖民时期形成的法郎区体系，极可能引发区域性经济崩塌；而若持续无条件依附，则会固化既有的低端发展锁定。因此，非洲国家应确立以发展实效为核心的实用主义逻辑，并严格区分殖民遗产的工具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即在不否认法郎区作为殖民产物带有历史烙印的同时，承认其货币挂钩机制在短期内为成员国提供了稀缺的汇率稳定功能。特别是对工业基础薄弱且外贸依存度高的非洲国家而言，这种由外部输入的货币稳定性是吸引外资与维持基础贸易的必要条件。进而，非洲需要重构关于殖民遗产的叙事逻辑，不再将当代外部要素简单视为纯粹的压迫工具，而是将其视为复杂的现代性介入载体，通过视角转换，将原有的制度优势与人才培养体系转化为服务本土发展的资源，从而将去殖民化目标从抽象的历史清算转向具体的现实建设。

从制度设计与区域整合维度看，非洲国家亟须通过增强内部团结来化解碎片化市场带来的劣势。鉴于殖民历史遗留的金融依赖与经济结构滞后，推行统一货币体系已成为降低区域交易成本、规避汇率风险以及激发

投资活力的关键路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长期以来的实践表明，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国际谈判筹码是一条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欧洲货币联盟的构建经验为非洲相关改革提供了重要参照。正如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揭示的经验，货币一体化并非孤立的金融工程，而是建立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高度协调基础之上的系统性博弈。因此，非洲在推进货币联盟时，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首先确立各国必须共同遵守的宏观经济趋同指标，进而建立具有高度独立性与权威性的区域中央银行，并配套设立财政转移支付等调节机制，以扶持经济规模较小或发展相对滞后的成员国，防止区域内部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必须强调的是，货币一体化成功离不开政治与经济深度融合，单一的货币改革若缺乏坚实的政治互信与社会文化认同作为支撑，往往容易陷入僵局。非洲国家应吸取欧元区在金融危机后陷入困境的教训，充分认识到货币统一若超前于政治整合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因此，未来改革需在强化区域政治对话、构建社会认同感上下功夫，通过夯实区域一体化的政治基础，为单一货币的最终推出创造制度环境。

从技术维度看，数字货币与金融科技的兴起为法郎区国家突破传统金融壁垒提供了新的现实渠道。法郎区对外部货币的长期依附，本质上源于本土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金融服务供给的匮乏。而具有去中心化特征的数字金融技术，能够通过优化资本要素配置，在金融包容性不足且年轻人口占比极高的非洲法郎区，成为驱动经济内生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这种技术转型同样面临不容忽视的现实制约与异化风险。一方面，数字金融高度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与网络覆盖，而基础设施赤字构成法郎区国家推进数字化转型的现实物理约束；另一方面，若仅是以外国区块链底层技术简单替代法郎，而缺乏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自主掌控力，则可能导致从货币依附滑向更为隐蔽的技术依附。更为关键的是，在监管能力薄弱的法治环境下，金融科技可能被异化为洗钱与资本非法外逃的通道，反而加剧精英阶层的掠夺行为。因此，法郎区国家需采取审慎策略，在优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构建本土化数字维护能力的同时，建立强有力的现代金融监管体

系，确保技术红利能够真正转化为自主发展动能。

从战略维度看，构建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是法郎区国家摆脱对单一经济体过度依赖的重要路径。置身于全球格局加速重构的背景下，非洲法郎区国家亟须通过强化多边联动实现战略力量的聚合。其中，深化与中国等新兴战略伙伴的关系为打破传统的依附路径提供重要契机。目前，中国与法郎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互信的基础上，已形成具有较强互补性的经贸合作格局，双边经贸合作规模稳步增长，在客观上稀释了法郎区国家对单一市场依赖的风险。更为关键的是，中非合作的核心逻辑正逐渐从单纯的资源贸易向基础能力建设转型，中国在水电、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的规模化投入，以及华为、中兴等企业在通信网络与能源开发中的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正助力当地培育自主发展能力。这不仅为法郎区国家摆脱传统西方经济依附关系提供物质基础，也为它们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战略可能。

综上所述，非洲法郎区的未来图景并非单一维度的修补，而是在思想、制度、技术与战略层面协同推进的系统性变革。在思想维度，应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承认复杂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寻求超越依附与孤立的中间道路；在制度维度，核心任务在于重构韧性，通过创造性借鉴外部经验构建激发内生动力的货币治理模式；在技术维度，可利用数字金融这一关键杠杆来推动跨越式发展，从而打破传统的路径锁定；在战略维度，则致力于通过多元化合作实现从全球秩序的被动融入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变。这四大维度在动态互动中相互塑造、辩证统一，共同构成充满张力的系统性变革模型。

结 语

纵观非洲法郎区的历史演进，其发展轨迹呈现出由完全依附向有限自主渐进转型的特征。这种有限自主并非简单的政治妥协，而是在民主化浪潮与现实条件双重约束下形成的理性选择，其存续逻辑根植于深刻的供需

结构：在客观层面，法国的战略锁定、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区域内部的协调困境，共同构筑了难以逾越的结构性壁垒；在主观层面，成员国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刚性需求、对转型风险的规避心理以及精英阶层的利益固化，则促使其主动维持这一平衡。这表明，殖民因素已不再仅仅是外在强加，而是嵌入非洲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深层肌理之中，成为其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内生变量。

面对这一历史遗产，本文提出的思想、制度、技术与战略层面的变革路径，本质上是在历史约束与现实可能之间寻找一种动态平衡。这一思路立足于非洲主体性，在承认当代不平等国际金融秩序的前提下，构建既非激进割裂历史亦非持续盲目依附的自主发展范式。然而，转型过程注定充满复杂性与差异性，正如西非经济货币联盟与中部非洲经济与货币共同体所展现出的不同图景：前者经济相对多元且政治改革意愿较为强烈，其路径应侧重于通过政治整合加速埃科货币的替代进程；后者深受资源依赖与精英固化的掣肘，当务之急则是利用现有的货币稳定性推进产业多元化，逐步摆脱“资源诅咒”。这种区域性的策略差异警示人们，非洲的货币自主之路并不存在通用的标准答案，而是在自主意志、历史惯性与本土现实之间不断权衡的漫长征程。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非洲法郎区国家的实践样本映射出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境遇。大多数南方国家共享相似的殖民创伤记忆，同时面临着在不对称的全球化体系中寻求发展的共性命题。本文研究表明，非洲法郎区国家正在尝试通过理性筛选与策略性运用，将历史遗留的制度规则转化为谋取发展利益的工具。这一逻辑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现行国际规则体系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当下，应以务实态度学会规则利用，将历史压力转化为发展动能，并通过对外部资源与制度框架的策略性驾驭，在国际权力格局的缝隙中开拓出符合自身特质的发展路径。

（责任编辑：贺 杨）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AfCFTA in key areas such as standards coordination, digital trade, and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Keywords: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rican integrati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regional trade

Authors: Wei Yuan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Afric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Yu Minghong,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Afric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Zhao Yaping, Researcher of Intellisla Institut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From Total Dependency to Limited Autonom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inuation Logic of the African Franc Zone**

Xia Ranruo and Xu Wei

Abstract: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resent, the economic model of the CFA franc zone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lete dependency” to “limited autonomy.” It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coexistence of transformative momentum and persistent resistance within African nation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s a monetary arrangement under the colonial system, the CFA franc zone bor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dependency. With the rise of African independence movements, shifts in the Cold War landscap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frican nations gradually reduced their unilateral dependence on France through proactive adjustment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ir autonomy. Nevertheless, the CFA franc system persists to this day, underpinned by a dual logic: Objectively, France’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stitutional inertia, and

coordination challenges among member states form structural barriers that are difficult to overcome; Subjectively, Franc Zone nations voluntarily maintain the current equilibrium of “limited autonomy” driven by demands for economic stability, caution toward transition risks,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elite interests. Consequently, this paper proposes pathways for reflection across ideological, institutional, technical, and strategic dimensions, centered on gradually reducing external dependencies while safeguarding economic stability to explore a risk – managed path toward greater autonomy. This model of transformation prioritizing stability amidst change offer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Global South countries seeking to enhance their autonomy within real – world constraints.

Keywords: CFA franc zone, neo – colonialism, France – Africa relations, the Global South

Authors: Xia Ranruo,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Xu Wei,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in Africa and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Ren Chunlei and Hou Yuyou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potent transformative force,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political – economic order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The Africa needs to confront and respond to this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At the current stage, AI development in Africa exhibits multidimensional and composit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